

毕淑敏 著

女
(下)
心理師



女

心理師
(下)

毕淑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心理师：全 2 册 / 毕淑敏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3.2
ISBN 978-7-5404-5905-5

I . ①女… II . ①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4996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名家经典 I 小说

女心理师：全 2 册

作 者：毕淑敏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总 策 划：谢不周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：蔡明菲 潘 良
特约编辑：邢越超
封面设计：耶律阿宝猪
版式设计：姜利锐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网 址：www.hnwy.net
印 刷：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：530 千字
印 张：20
版 次：2013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5905-5
定 价：64.00 元 (全 2 册)

(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84409925)

目 录

/ 女心理师 /

1

- 001 | 装神弄鬼依旧
- 015 | 生命这条鱼，只剩下鱼鳞和黏液
- 023 | 从钻石到花岗岩的王老五
- 033 | 我有梅毒和艾滋病，你敢和我握手吗
- 041 | 我要最年轻的葡萄酒
- 057 |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常爱登高望远
- 071 | 一百万现金会把脚面砸骨折
- 087 | 狂犬病人会看心理师吗
- 099 | 中国女人在充满檀香味道的房间里哭泣
- 113 | 比眉毛还细的广告
- 133 | 我需要膀大腰圆长得像鲁智深的心理师

- 151 | 人的一切弱点，心理师都具有
- 159 | 没有任何一块木头是脏的
- 183 | 负载高尚灵魂的躯体是痛的
- 191 | 重要的是情感上和记忆中的真实
- 213 | 世界上最珍贵的勇气是相信奇迹
- 231 | 你这种笑法，要么大智若愚，要么是不学无术的傻瓜
- 261 | 假装得久了，就变成真的了
- 271 | 沮丧就像铁锈一点点堆积起来
- 279 | 你一定要做大
- 289 | 不必知道你的过去，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
- 297 | 江湖事，都可以推倒重来
- 309 | 你曾经让我身处地狱，我却从那里出发，走向了天堂
- 315 | 后记

装神弄鬼 依旧

/ 女心理师 /

苏三杀了一个回马枪。

贺顿说：“新发生了什么？”

苏三说：“你不要紧张。我有一个和原来的问题不同的问题，也就是一个新的问题。我还要和你讨论。”

贺顿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原来前一个问题是在投石问路。”

苏三说：“也不完全是。那是一个真正的问题，当那个问题解决之后，这个问题就上升为主要的。”

贺顿说：“非常感谢您的信任。现在，我们重新开始吗？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是的，重新开始。我的名字不用改变，其他的规矩也一律照旧。我还是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我。”

贺顿说：“好。一切照旧。”她说完，有点好笑。明明是认识的人，却好像素不相识。“您被什么所困扰？”

苏三说：“我需要做一个决定。”

贺顿说：“什么决定让您这样举棋不定？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因为它关系到人。你知道，世上的万物都好办，只有关乎人的时候最难办。”

贺顿说：“什么人？”

苏三说：“女人和男人。”

贺顿说：“男人是谁？”

苏三说：“是我。”

贺顿轻轻地嘘出了一口气。男女之事，的确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。她继续问道：“女人是谁？”

苏三回答：“不止一个女人。”

贺顿说：“她们都是谁？”

苏三说：“一个是我的妻子，一个是我的红颜知己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的问题是什么？”

苏三说：“我要放弃其中的一个女人。我已经不堪重负。”

贺顿说：“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让你很久不得安宁了。”

苏三说：“十四年了。十四年前，我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，我和我的红颜知己在一次会议上相识。那时候，她刚刚研究生毕业，风华正茂。我们一见如故。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前世有约，我相信我和这个女人也有冥冥中的缘分。”

贺顿预计了一个老掉牙的第三者的故事，悠然登场。好在心理医生有一个本领，就是把自己的面部表情最小化。她颌首，表示很能理解这种一见钟情的默契。

苏三开始了喋喋不休的叙述，无非是和第三者如何的缠绵。贺顿问：“她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咱们就称呼她李四小姐好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好吧。那我现在很想知道，你的主要烦恼是什么呢？我听你刚才讲到的都是甜蜜。”

苏三说：“是的，我们相处的时候都是甜蜜，起码以前是这样的。”

贺顿紧紧楔进这个缝隙，她要让谈话变得富有成效，问：“你说的

以前，是指什么时候呢？”

苏三说：“半年以前，也就是我认识她十三年半以后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看你把时间记忆得如此准确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”

苏三说：“你猜得很对。半年以前，是她的生日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她整整四十岁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四十岁，对你来说，有什么不同寻常？”

苏三说：“那天她过生日，把自己的公寓装扮得非常漂亮。她也是公务员，公务员有专门的宿舍区，但为了方便我，她在外面买了房子，和我幽会。那个小巢布置得雅洁舒适，每个角落都匠心独具，充满了情趣。你坐在马桶上，就可以看到三组不同的画作，还能闻到奇异的香气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来的时候，能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享受到更多精致呵护。好了，不说这些细节了，那天我走进李四小姐的雅舍，看到到处都充盈着玫瑰红的烛光，香气萦绕着蛋糕。李四说，你数数看，有多少支蜡烛？我试着开始数，烛光摇曳，加上我开了一天会，头晕目眩的，我就说，你为什么在蛋糕上插了这么多蜡烛？我的女孩？我记得有一种数字蜡烛，只要插上两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，不必这么烦琐。请不要见笑，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常常称呼李四小姐为女孩……”

虽然打了预防针，贺顿听到这里，还是不由得好笑。都多大岁数了，还称呼女孩，四十岁的大女孩、老女孩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但是，作为普通人的贺顿可以笑，作为心理师的贺顿不能笑。她需要平静地听下去。苏三便向她讲了下面的故事。

我的女孩说，你嫌蜡烛太多了吗？知道我多大年纪了？我说，我来，就是给你过生日的，我当然知道你多大年纪了。女孩说，知道就好。我把所有的青春时光都给你了。听了她这话，我的脸如同被鞭子斜抽了一下。是的，我太自私了。一个女人，从二十六岁到四十岁，这的确是鲜花盛开的年华，根根梢梢都交付给了我。我说，后悔了吗？她说，不，我不后悔。我说，从咱们交往之初，我就跟你说过，除了爱，我什

么都不能给你。不能给你名分，不能给你金钱，也不能给你孩子……李四说，我都知道，在这个时刻，求求你不要重复这些令人伤感的话。

当她默默地许了一个愿，俯下身去吹蜡烛的时候，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头顶上的白发。女孩很精心地保养着自己，颜面上基本保持着没有皱纹。但头顶是不会骗人的，老了就是老了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。我突然想到，过不了几年，她就会进入更年期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她就再也不会会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她真的不后悔吗？

我说，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。

她反问道，难道我现在不是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吗？

我说，那你以后老了怎么办呢？

她说，我会进敬老院。我相信，国家在这方面投入的力量会越来越大。

我说，我年纪比你大很多，如果我先走了，你会孤单的。

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，说，你以为我现在就不孤单了吗？你如果真的走了，我不会比现在更孤单。知道你在这个城市里，但你却不在我的身边，能听得到你的声音，却看不到你的身影，你以为这种孤单就好受吗！

我无言。我知道这就是她的生活。她已经是处长了，干练公道，业务上非常出色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她会被提拔成局长、厅长。人们都知道她前途无量，却不知道她为什么坚持不嫁。只有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除了上班和出差以外，所有的时间，她都在公寓等待。我们没有任何电话上的往来，也不发短信，也不在网上聊天。如果有人查找通信记录，我们是静默和清白的。无论多么晚，只要到这里来，我从不用打任何招呼，她一定是守候着一盏孤灯在等候。这种信任和默契，我享受了很多年。同理，我也知道她孤独了很多年。

她头上的白发如一枚枚发射的银针，深深刺痛了我。我不能承担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如此深重的等待，我不堪重负。我要逃脱。在那一瞬，我下决心尽快结束这段情感。然后，她赶快嫁人，然后，她赶快生育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

这样想定以后，我对她说，咱们到此为止吧。

她说，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？

我说，这样下去，你没有幸福。

她说，我幸福不幸福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和你没有关系。

我说，怎么能说和我没有关系呢？

她说，我什么都不曾要求，你还不愿意吗？你可以从此离开，永不回头。我爱你，这和你无关。你不必知道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。这难道还不够吗？

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她柔情万种地对我说，我能自己养活自己，我能为你保密，我不怕衰老，我也不需要孩子。总之，所有关于我的考量，你都尽可放下。现在，让我们享乐吧。

我缴械投降，进入温柔乡里。是的，一个什么都不图的女子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

“心理师，你见过这样的女子吗？”苏三先生以这样的问话，结束了他的述说。

贺顿不知如何回答。这样的女子，对一个心理师来说，虽然少见，却也不是没有。但她不能这样说，她知道，这样的问话只是表明了案主掩埋在巨大的困惑里，以为自己的难题天下无双。

贺顿斟酌着说：“李四小姐非常独特。”

这个答案让苏三先生比较满意，他说：“如果是你，你会怎样？”

贺顿说：“我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。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我也要把更多的情况告诉你。下次吧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。”说完，他就起身走了。

贺顿倒在心理室的沙发上，孤坐了半天。本来以为一垄麦子割到了地头，不想直起腰一看，才发现这是套种的土地，另一茬庄稼刚刚发芽。除了揉着酸痛的腰发呆，没有别的法子。

文果走进来说：“广州来的案主走了？”

贺顿简短地答道：“走了。”

文果说：“那就好，我不喜欢这个人。虽然，在他预约好的时间我回避了，从来没有见过他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没有见过他，为什么就不喜欢他？”

文果说：“装神弄鬼。”

贺顿说：“不要背后议论来访者。”

文果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把他的卷宗归档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且慢。他又开始了新一轮咨询，一切照旧。”

文果说：“装神弄鬼也照旧吗？”

贺顿说：“老规矩，回避。”

下一个来访日，苏三说：“我今天讲讲我的老婆吧。我猜你一定要说如何称呼，就叫她王婆吧。”

贺顿开玩笑说：“是王婆卖瓜的那个王婆吗？”

苏三说：“这和卖瓜没有关系。主要是她姓王，又是我的老婆。”

贺顿说：“好吧。我现在已经牢牢记住了你们的称呼，一位苏三，一位李四，还有一位王婆。”

苏三便苦笑着说：“这些名字都是假的，但事情是真的。记得我和你说过，我的老婆是个商人，对我很好，也很有钱。我至今还是一个清官，和她有钱是大大分不开的，有很多人成了贪官，和他们的老婆贪钱有关联。我这样说，也许女权主义者会很愤慨，但起因是我很感激王婆。她不知道我金屋藏娇，一藏就是十四年，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再加上两个解放战争。李四那边一往情深，我实在割舍不下，就反过来打我老婆的主意。我对她说，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吗？”

王婆说，怀疑你什么呢？

我说，怀疑我在外面养个小蜜包个二奶什么的？

王婆说，从来没有。

我说，如果我让你这样设想一下呢？

王婆说，我很忙。你有正经事没有？我有一大宗生意要谈，别捣乱行不行？

我说，我不是捣乱，是确有其事。

王婆说，什么事？

我说，二奶的事。

王婆说，那不可能。

我说，可能的。

王婆说，我不相信，一定是有人造谣。

我说，没有人造谣。我跟你这样说。

王婆说，那就是你造谣。

我无可奈何，就说，好吧，就算是造谣，如果你听到了，会怎么样呢？

王婆说，造谣者可耻，信谣者可悲。我记得这是“文革”中的一句话，真理。

我说，你就不生气吗？

王婆说，当然生气了。

我一听有门，生气就好，马上说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
王婆说，我要找到造谣者，拔掉他的舌头。想我们恩爱夫妻，哪能让他这样血口喷人！

得！她和我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我说，假设呢？

王婆不耐烦了，说，假设什么呢？

我说，我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好了。

王婆这次认真了一下，说，第一，我根本就不相信这种事。就像我不跟外星人做买卖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。第二，就算真的出现了这种事，我了解你，这绝不是真好，只是一时鬼迷心窍。所以，既是为了你好，也是为了那个女人好，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说到这里，王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，苏三，不要再来这类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了，你我都不是小孩子。记得当年老人家在世的时候说过，对于种种

的捣乱，第一是反对，第二是不怕。咱们就到此为止吧，我还要忙着谈判，你好自为之，我希望这样的谈话再也不要由你发起。

“王婆说完就走了，剩下我一个人发呆。心理师，你说王婆知不知道李四？”

“我不知道她知道不知道。”贺顿把话说完，觉得像绕口令，非如此不能表达本意。她接着说，“不管她知道还是不知道，她的态度很鲜明——她不会和你离婚，她根本就不承认有这种事。”

苏三说：“你分析得不错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？”

苏三说：“我想知道这两个对我来说无比重要的女人，打算怎么办？”

贺顿说：“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她们都不打算放下。”

苏三说：“然后呢？”

贺顿说：“谁然后？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她们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老管她们干什么？”

苏三先生不满了，说：“这本来就是三个人的事情，我不管她们怎么能成呢？”

贺顿说：“你是想解决她们的问题，还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？”

苏三说：“你这话不通情理。我的问题，就是她们的问题；她们的问题，也是我的问题。她们的问题解决了，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；她们的问题不解决，我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解决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几乎被你搞糊涂了，现在我们要正本清源。请回答，是谁到我这儿来咨询？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明知故问，当然是我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对。现在是谁要寻求改变？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是我。”

贺顿说：“很好。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当然关键在你。因为，李四小姐不需要改变，她愿意做一辈子你的情妇；王婆也不愿意改变，她愿

意装聋作哑当你的贤惠妻子。是你自己受不了灵魂的煎熬，要谋求改变。”

苏三的嘴唇张了好几次，都闭了起来，说不出话。许久之后，他说：“不单是灵魂，身体也受不了，毕竟上了岁数。你的意思是我要拿出主意？”

贺顿说：“正是。”

苏三说：“我要是拿得出主意，还用找你来吗？我自己就解决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苏三说：“我希望她们之间有一个主动退出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估计你会碰壁。”

苏三说：“已经碰壁了，谁都不肯退出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愿意维持这个局面吗？毕竟你已经维持了十四年。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我不愿意维持下去了。太累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下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决心？”

苏三说：“下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那就好办了，放弃一方吧。”

苏三说：“我不能放弃。”

贺顿说：“那我们就又回到了起点。你不放弃，就只能煎熬。”

苏三说：“不是我不放弃，是她们不放弃。”

贺顿说：“这和她们无关，只和你有关。是你做出决定，而不是她们做出决定。”

苏三说：“问题绕了一圈，又回到我这里来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本来就在你这里。”

苏三说：“我很想逼着她们放弃我。”

贺顿说：“愿听其详。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我已经想好了方案，今后就会实施。等有了效果，我再来向你报告。今天，我必须提前结束，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会见。”说完，苏三告辞了。

贺顿面对着今天的约谈记录，不知如何落笔。

下一次，苏三来的时候，情绪委顿。

“这一周，感觉如何？”贺顿关切地问。

“感觉不好。”苏三如实回答。

“哪方面不好？”

“都不好。”苏三先生无精打采。

“可以讲得详细一点吗？详细了才能有发现。”贺顿说。

“我逼迫她们了，可是，毫无效果。”苏三先生说。

“如何逼法？”贺顿想象不出，只得求教。

“我对王婆大发脾气，无缘无故地指责她，百般挑剔她，还当着她的面夸奖电视里的女明星性感漂亮。说王婆是个黄脸婆，还问王婆如果我要离婚，你会寻死觅活吗？多次挑衅。”苏三一边回忆一边讲。

贺顿真想啐他一口。一个毫无过错的妻子，相敬如宾举案齐眉，突然间被丈夫口出恶言，百般凌辱，罪过啊罪过。“结果如何？”贺顿忍住气问。

“结果就是没有结果。”苏三先生唉声叹气，“王婆说，我这么反常，一定是碰到了大大不顺心的事，涉及我的工作，她也不便细问。她说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有什么怒火，尽管朝她身上撒就是了。别人不了解我，她还了解我吗？说我被气糊涂了，都开始说胡话了，已经完全不像平日的我了，这让她更是心疼我，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，只求我能开心一点。王婆还说，如果我这样胡言乱语能让自己好过一点，就随便骂好了，她不会生气，反倒高兴，知道我能因此放松……”

贺顿不由自主地点头。苏三仰天长叹道：“一个女人贤惠到了如此的地步，别说她还挣出万贯家财，就是一无所有，也是手心的宝啊。”

“那边呢？”贺顿问。

苏三先生说：“我也照方抓药，对李四说，你让我很痛苦，是个负担。你的存在成了我的一块心病，十四年前我认识了你，就是一个错误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罪恶。你让我成了一个罪人，一个小人，一个两面派……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我们就此分手吧……”喏，就是这些了。”苏三喉结滚动，使劲咽了下唾沫，看来说出这些话，对他也是煎熬。

“李四是如何回答的？”贺顿问。

“没有回答。”苏三说。

“那总要有个表示。”贺顿探询。

“也没有表示。”苏三说。

“既不回答，也没有表示，在听到这些非常刺激的话以后，李四总要有个变化吧？”贺顿也被苏三的这两个女人搅得迷茫起来。

“李四只是安静地坐着，然后继续低头缝补她手头的东西。”苏三边回忆边说。

“她手头缝补的是什么东西？”贺顿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

“不好意思，是她的个人生活用品。”苏三不愿意说。本来贺顿也只是随口问问，苏三的忸怩让她不肯轻易放过。“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”

“是……她的内裤。”苏三只好说出。

“她是个很俭省的人吗？”贺顿问道。

“不。她总说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个人生活用品是很考究的。当然，可能也是为了让我感到更有情趣，她的内衣内裤之多，简直可以开个小店了。”

“既然并不缺货，为何还要缝补？”贺顿既是问苏三也是问自己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苏三彻底地无可奈何了。

“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内裤？”贺顿问得之详细，连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好像是在侦探一宗强奸案。

苏三说：“就是普通的内裤。好像是很久之前的样式，裤腰上还穿着松紧带。你知道现在的女人内裤，都是有花边镶蕾丝的，颜色非常鲜艳，但这条不是。淡蓝色，因为时间过久和洗的次数多了，基本上褪成白色了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……”苏三先生一下子鼓起眼睛半张着嘴，好像被鱼刺卡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您想起什么了？”贺顿问。

“这是我和她第一次亲密接触时，她所穿的内裤。”苏三先生虽然很窘，还是如实招来。

“李四最近一直在缝补这条内裤？”

“是的。一直在补，最近几次我都看到。我还挺奇怪的，缝缝补补时间之长，就是一条棉裤也该收工了。现在，明白了。”苏三先生恍然大悟。

“您明白什么了？”贺顿还不明白，虚心求教。

“李四一直和我说她不后悔，其实这是假的。和我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她是处女。她的修补，其实就是想时光倒流，她重返那时的单纯和自由。无论她嘴上怎样说，她的这个动作，让我明白了她的真实期望。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形势急转直下，苏三先生犹有神助，马上就变得明晰而又有力量了。

现在是贺顿有点追赶不上，她说：“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我会买一打新内裤送给李四。”

贺顿说：“这未免太戏剧性了。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这只是一个小的道具。我会对她说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结束了，只是，这不是修补，而是重新开始。从此，你去找你的幸福，我来继续我的路程。我们曾经那么美好地相处过，让我们都保留着最美好的记忆吧。你说，这样如何呢？”

“你的问题，你当然最有发言权。现在，你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要领，我很为你高兴。”贺顿由衷地说。说实话，在半分钟以前，她还充满了走投无路之感，不知道苏三先生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如何取舍。这样快地就壁垒分明了，也是贺顿始料未及的。

“看来，我是一定要对不起一个人了。”苏三先生说。

“其实，也不一定是对不起。解决了眼前的困境，李四小姐也能去寻找自己的幸福，未必就是坏事。如果你这样一直僵持着，就要对不起三个人，甚至更多的人。”贺顿说。

苏三先生若有所思，说：“你说的三个人，我能理解——我、王婆和李四。你说的更多的人，是加上了我的孩子。对吗？”

贺顿意味深长：“除了你的孩子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人。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谁？”